

编者按

天地有中气，第一是中元。祭祖、孝亲、秋尝，与中元时节密不可分。本期，我们摘选3篇文章，倾听他们浅藏于文字间的念念不忘。

## 一只针线筐

文/高卫国

农家器物多是就地取材。

一开始针线筐是用高粱最上端的细秆编成的，后来集市上有竹制的针线筐出售。将竹子劈成条剖成丝，在匠人的巧手编织下，就成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竹筐，筐体正面还嵌有波浪状的花纹。竹制针线筐小巧精致，一个普通物件儿却浸润着匠人的智慧。

祖母有一个竹制针线筐，框子里面盛放着各种各样的针，做鞋的大针、缝衣服的小针、绣鞋垫和手绢的绣花针，还有与针搭配使用的顶针和针锥。框里还放着各种各样的线，缝衣服的蓝线、黑线、白线，纳鞋底的粗线，锁裤边的细线，绣花用的彩色丝线。此外还有线团、竹尺、剪刀、眼镜、划粉、碎布、纽扣、鞋袜撑……

在远逝的童年时光里，吃过晚饭后，最常见的就是祖母在煤油灯下缝制鞋袜的身影。只见她把线头放在手里捻一捻，然后左手握着针，右手将线放在嘴里抿一抿，对准灯火明亮处的针孔，眨眼工夫就把线穿了进去。穿好线以后，祖母会在线的底端打一个结，然后用针在头发上轻轻划两下，便开始了灯下的劳作。后来祖母眼睛花了，穿针引线时就会呼唤我的乳名，我听到祖母的呼唤就急忙跑过去帮她将针线穿好。

缝制袜子并不是缝补，那袜子是纯手工做成的，袜底儿像一个薄薄的鞋垫，穿在脚上很舒服。我小时候，乡下的土路，遇到阴雨天一片泥泞，冬天雪融化以后便是一路泥浆，只有穿上胶靴才不惧怕道路上的泥巴。可是大冬天穿胶靴脚冻得生疼，祖母用棉花和棉布给我缝制了一个高腰的棉袜子，脚脖处还有两个可以系在一起的丝带，我穿着这双棉花做成的袜子再穿上胶靴，再不用担心冻脚了。

祖母有惜物的美德，她总是将做衣服或做床单剩下的碎布搜集在一起，这些碎布既可以缝制坐垫、鞋垫也可以拼接不同花色后做成书包。读书时，祖母为我缝制过一个这样的书包，不同花色的碎布裁剪成大小一样的等边直角三角形，两两相对后构成一个又一个正方形，花色明暗相间，互相映衬，煞是好看。

到处都是蝉鸣声。放学了，我举着自制的捕蝉工具，仰头寻找树枝上鸣叫的蝉。祖母看着在袋子里挣扎的蝉，回过头来叮嘱我把它们全部放飞。祖母出身大户人家，读过私塾，祖母说知了虽小却生性高洁，嘱我放了它们，她用布给我缝制一个。我看见祖母在纸上画了一只蝉，等我放学回来，便见祖母缝制的蝉，样子饱满逼真，比生活中真实的蝉略大。我上大学以后，读到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每次吟诵，总会想到祖母给我讲蝉栖高饮露、品行高洁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
老物件儿隐藏在旧时光中，如今那个竹制的针线筐早已不见踪影。而我的心如同一台电脑的内存，存放了所有旧时光里的人和物，包括她们身上的气息和内在的品德，祖母仁爱、善良、惜物的美德早已经种在了我幼小的心灵。

旧时光里的温馨场景常常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播映：夏日夜晚，祖母坐在室内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，旁边放着她的针线筐，这时候祖父蹲在屋外的廊檐下抽烟，烟头在夜空中明灭闪烁，像极了萤火虫的眼睛。



## 一个村庄的赤子之心

文/梁瑞柳

九山河流域长度不足50公里，它蜿蜒曲折，其水系几乎覆盖了整个“金陵乡”，但此“乡”并非一般乡镇的意义，而几乎是囊括了现今的高亭市镇油市村、马田、高亭，辐射诸多乡镇，这片土地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传奇，流传的种种故事，出现的许多人物，繁衍的子子孙孙，无不和它有血肉的联系，命脉的牵扯。

九山河默默流淌了千年万年，逝水年华中波澜不惊，也许是年年岁岁的积淀，终于在现代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
黄克诚，这方水土引以为傲的人物，这不单是因为他为共和国的大将，更因为他大道为公、仗义执言的可贵品质。有人说，将鲁迅先生的名句送给他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再恰当不过。

九山河波澜不惊，默默流淌前贤的品质。它在不招摇不喧哗中，以滴水穿石之功，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的历史。我不由想起，在湖湘大地，我亲眼所见的几位人物。

他们是凡夫俗子，虽无显赫的地位，但凭一己之力，创造惊世骇俗、事功卓著的“伟业”。

如常宁县庙前镇的“中国印山”，它以摩崖的形式，将2000多枚形态各异的印章，篆刻于大大小小的崖壁之上。造者吴国威，在年逾花甲之时，经年累月，凿壁造印，终成印山。再如常德石门的“逸迹阁书院”，高易两个家族举一己之力，穷穷数年，集书40多万册，成为全国私家藏书之最。

我从长沙驱车数百公里，来永兴县高亭市镇油市村军家桥，寻访一位叫陈远亮的老人。他是千千万万九山河儿女之一，普通而平凡，一辈子耕耘杏坛，从乡村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、校长。

骄阳似火，我伫立于这座红色的小楼前，久久凝视毛体所书的“红色文化展览馆”七个大字。这座三层的小楼，共800多个平方米。不能称之为巍峨，但

却是眼前这位只有微薄工资收入的“寒士”几乎耗尽自己一生收入，并动员全家倾尽全力打造的私家藏馆。

十年辛苦不寻常。很难想象，陈远亮以一己之力，竟然搜集了12万多件文物。其中以纪念毛主席的文物为最多，有些散落于民间的文物，极为罕见，十分珍贵。

当我随着陈远亮一一参观红楼的五个展馆，我惊讶这数以万计的红色文物，竟是由这位古稀老人一件件钩沉打捞，一件件排列组合，徜徉于这个小楼，在林立总总的文物面前，你会领略历史的风云翻卷，伟人思想的博大。

我们边走边看，边议。陈远亮的话在耳畔回荡。“振兴乡村，振兴文化是首要。而文化中，红色文化最重要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更需要红色历史的教育。要不忘历史，赓续传统。”

这不是一种朴素的感情，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。

这座小楼，从2017年开馆以来，已经接待了近30万参观者，陈远亮和老伴以及儿女已全身心投入这项为信念而做的工作。

我想起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那个清晨，我和另两位作家在韶山的情景：四面八方涌向广场的人们，他们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，他们以各种形式拜谒这位世纪伟人。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信仰。至少我在韶山看到了一种信仰，看到信仰的力量。当我将思绪从韶山拉回，放眼望去，新屋幢幢，柏油路平坦如砥，整治后的九山河岸芷汀清，丰饶的土地上瓜蔬正盛，荷塘香远四野，好一派新农村的景象。

说到村里这些年巨大变化，陈远亮一脸的幸福，他是烈士的后代，当看到今天新农村的巨变，可以告慰先烈。

培根铸魂，方有前进动力。人心齐，泰山移。我又一次回望那座小楼，那里存放一颗赤子之心。他可以转化成一种文化，而文化的化人，润物无声，但它内在却有一种磅礴的力量，改变人的精神世界，改变山河。

我又一次将目光投向更远，九山河把下青村和军家桥串联起来，完成一次红色谱系的融合。

挥手告别，小楼已经走进了我的心中。车，拐过一弯，又拐过一个弯，回眸之间，小楼已隐于山水之间，但在我眼中，那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，却愈来愈清晰夺目。



## 一碗麦子粩

文/刘诚龙

有位兄弟跳农门三十年，一根纱一指皮看不出农民气。但兄弟自称农民，因他保持了一日三餐吃米饭的习性。这个确实很“农民”。早起三朝当天工，不吃两三碗饭，不足以出口。

我自进了城，早餐迈着邯郸步去米粉店啣米粉，去包子店啣包子。三五分钟解决温饱，不比煮饭，洗米、煮饭、择菜、炒肴，板板眼眼吃饭，难有这般晨景。

闲居老家，老娘晨起，洒扫庭除，到园子里摘带露茄子辣椒，老娘叮叮咚咚，举刀剁砧板，切菜炒菜。老娘的早餐非面非粉也非饭，多是一碗麦子粩。老娘煮的麦子粩，耐嚼，韧劲。说来，此粩简单，就四样合成：麦子、水、油、盐，此外无余物。老娘从来不多放油，穷惯了，盐以前放得多，现在也是寡淡如许。

有谓是，湖南菜都重口味，加酸加姜加辣椒，一碗菜里辣味重重叠加。这几年身生贱恙，吃不得辣，有位兄弟见我则怜，湘人不吃辣，饭如何搞吃啊。其实，湘菜也有一点辣椒都不放的，比如年缸肉、清水煮猪肉，不过放个葱条，撒把豆豉，味道清绝，入口清甜，是过年的抢口食。



胃者，喂也。我现在似生了两个胃，一个叫老娘胃，一个叫老婆胃。老娘煮的菜都觉得好吃，诸如辣椒煮鱼、清水煮肉，淡口浓味总相宜。夫人不太吃麦子粩，想必是嫌之清淡。这些年走过南，走过北，吃大餐小餐无数，八大菜系都吃过，多半是乘兴而去，饿肚而归，想吃能吃的，还是老婆炒的菜，许是老婆胃了。

晨散步归，我问老娘，煮了麦子粩没，老娘说没煮。递我一袋麦子粉，要我自己去。我哪晓得煮。老娘提了半袋麦子粉，笃笃笃爬到三楼。我原以为麦子粩好大韧劲，是老娘早发酵、早揉团，没承想即合即做。抓一把麦粉，置大口碗里，掺些水，揉几下，即摘团，团如两指大小，形状各异，即投锅，热水滚滚，待粩浮出水面，跟煮饺子无二致。

饺子要包馅，麦子粩就是纯麦子粉；包子要一夜发酵，麦子粩就是即时掺水。然而吃起来全是麦子本身的清香，比饺子还耐嚼，比包子能饱肚，一碗下肚，劳动半天不觉其饿。清汤寡水，也能入味，想必，味在老娘的手中捏出来的。后来我依样画葫芦煮了一次，一样的炉火却口味平平，估计是手温有差。老娘的手感，捏出麦子粩的正宗口感。

春来洋芋壮，老娘切洋芋与粩同煮；夏来蔬菜多，南瓜、豆角佐餐；转至秋来，或放百合，或放红薯。南瓜、芋头、豆角、百合都是平性，麦子粩加这些，各不侵味，各美各味。

或许是绚丽渐归平淡，曾爱非常现爱寻常。耳食如是，眼食如是，口食亦如是：食色，性本然也。

